风土记

# 又一对戴胜鸟

舒飞廉

之前我写《戴胜鸟的田园》，记录在村子附近遇见的戴胜鸟，共三对：一对是去年清明节前后，与父母散步，在我家的田边看到，田里正在生长的是刚刚落花结籽的油菜；一对是去年暑假带儿子回老家，由中心闸的大澴河堤转入农三村背后的小澴河堤，在坡前的苦楝树上看到；另外一对是春节后晏鹏兄发微信来报告的，他由官家河的石桥西向走上小澴河堤，戴胜鸟张开花毛衣一样的翅膀，由路边新绿的草地上，逆着夕阳斜飞起来，他看得发呆，都忘记了点开手机的拍照软件，立此存照。

前几天我开车去叶庙村，也是黄昏时分，由宝成路过高埠潭、涂河集，在一条河港边右拐，小心翼翼过限宽墩向西，一条细长油滑的水泥路，路北是清澈浏亮的水港，在两排密集盈抱的白杨树中间奔流，水港上间隔数百米，会有一座混凝土钢筋桥沟通南北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业风，桥体细致坚固，桥面用石灰刷成白色，也修洁轻灵，桥栏杆是各色几何图案集，像当年供销社玻璃柜台上摆放的袜子、毛衣、手帕的纹样，也蛮合乎我们这些乡村小镇做题家的审美；路南就是叶庙村的村舍、队部、公厕、稻田、菜地、墓场与坟林，镜片一般的小池塘连续地镶嵌在一起。这些小池塘是有来头的，我在家里翻《孝感叶家庙》的考古队报告，这处城邦遗址，大概是珍珠项链般环云梦泽的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一个，规模不大，也不小，估计当年城邦主官也是地厅级的干部，而这些池塘即是城市面向正北的护城河。站在池塘边一棵新被砍掉的老枫杨的树桩上向南眺望，夕光中的叶庙村，四四方方，高高低低，村树飒飒，夏屋渠渠，的确如考古报告中描述的那样，“这些岗地与土埂形成一个长方形的近似封闭的空间……我们将这一城址命名为叶家庙城”。

我跳下树桩，发现紧挨树桩南侧有一座坟，堆头不大，但是清明节修整过，插有三四束红绿塑料花串，也有新刻的青石碑，碑上写着叔父某某云云，墓主五十年代生人，七十年代末就孤寒地去世了，未及来到改革开放后的盛年。看样子是一处独坟，已经成立的侄子们回头按照长辈的意见找到，给尚未结婚生育的童男子重新立起新墓，枫杨树也是因此被锯倒的吧，它应是在旧坟的坟垅里长出来的。这样一想，我对村民砍枫杨树的不高兴也就放下来了。两只戴胜鸟是在我给墓碑拍照的时候走过来的，它俩一前一后，神采奕奕，申申如走在草丛里，并不怕人，头上的羽冠也是平顺地招摇着，并没有因为生气与警惕而怒发竖立起来。唉，我一下子又想到被砍倒的老枫杨，四五十年的大树，会有巨大的树冠，一串串珠帘一般的翼果，错综的树瘤与树洞，也生养着各色的虫子，估计这对戴胜鸟之前的巢，就修布在某一处树洞里。我由树桩上跳下来，就是由它们虚空的故家里跳出来。它们并不害怕前来做客的人。

这就是我在乡野里发现的第四对戴胜鸟，报告给读者诸君。乡村的鸟，灰喜鹊、黑白喜鹊、麻雀、白鹭、鸽子、燕子，都是一群一群出现，由一片白杨林，投向另外一片白杨树，席卷来去，啸聚绿林。布谷与黄鹂平时不太能看得见，它们可能是独身藏在树丛里，捉虫与编巢，它们的鸣叫复杂好听，其实就是为了召唤离它们颇有距离的同伴，前来进行短促的为了告别的欢会。鹡鸰也爱独处，它们好像每一只，都在地面上分到了一小块领土，由树上落下的虫豸，由地里生长出来的蛹蚁，就是它们的庄稼，化用斯蒂格勒的话，只有亲身捉过虫的土地才是领土。戴胜鸟却好像一直是成双成对出现的，西王母，东王公，白云在天，丘陵自出，道里悠远，山川岂能将它们间之，以我们孝感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而论，此处应给它们播一次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这一段唱词的起兴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，就有一点想当然了，戴胜鸟可以胜任，其他喜鹊麻雀们却并不如此，从来就是“树上的鸟儿一大群”唉。

我又翻吉尔伯特·怀特的《塞尔彭自然史》（缪哲老师译），在致托玛斯·本南德先生的第十一封信里，他提到了戴胜鸟：“我在家乡见过的鸟中，最不寻常者，是一对‘山和尚’；它们来这里是几年前的夏天了；挨着我菜园的，是一片植花莳木的地，有好几个星期，它们在这里出出没没；我常见它们昂首阔步着，一边走，一边啄食吃，每天无虑许多回；看样子，是有心在我菜园里抱雏的；但几个无事忙的小子，却扰之不置，终于把它们吓跑了。”所以出没在塞尔彭村的戴胜鸟比飞廉的村庄的要少，它们走路的姿态与我们这边的戴胜鸟没什么不同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，它们也是一对一对出现的！只是彼时塞尔彭村还有许多偷鸡摸狗闲得蛋疼的无事忙乡村贾宝玉，而现如今我们这一块，乡村少年多乎哉，不多也，硕果仅存的几个也逐日被明黄色短猪嘴的校车拉去学校当“做题家”，可没得来打扰戴胜鸟的闲工夫，所以我估计以上四对戴胜鸟，可以从容地筑巢“抱雏”，在我们这里子子孙孙无穷尽地生活下去。

缪哲老师的译笔风流儒雅，清新妩媚，由此段亦可见一斑，以“山和尚”译戴胜鸟，大概是出自缪哲老师本地河北石家庄的方言？戴胜鸟高冠羽衣的模样，的确是像胡金铨武侠电影里，那些隐居在山林中的和尚，毗卢帽，锦襕衣，颇有一点山人气。戴胜鸟的英语名字是Upupa，发声是三个音节，类似于“又彼泊”，气味与“山和尚”也是像的。戴胜鸟在中国还有一个俗称，名叫“臭姑姑”，这个就没得“山和尚”的名士雍容了，其来历是戴胜鸟以树洞为巢，树洞里食物与粪便堆积，常年气味发酵，臭不可闻，“令人窒息”，识者认为这是它们发明臭弹以拒敌的某种阵法。《塞尔彭自然史》里，接下来的某节谈到某种猫头鹰，说它们的习性也是如此，爱将食物的残渣囤积在树洞，以至于将一个偌大的树洞都填满了。“臭弹拒敌”说大概是有一些牵强的。一是鸟类的嗅觉未必就跟人类一样，我们以为臭的东西，它说不定觉得美滋滋呢。一是蛋白质的发酵，时间一长，臭味是可以转变为香味的，所以也不用为戴胜鸟猫头鹰太担心。一是即便鸡塒中的鸡，如果我们不去清理，它们也是站在厚厚的鸡粪上，味道并不好闻，鸟类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踏粪多过踏雪，实在是达不到殷勤常拂拭的主妇们的要求。

理性虽则清明，但“臭姑姑”三个字，还是影响了我对申申如也的“山和尚”们的观感。上次与陈轩老师讨论新书的名称，我就将沾沾自喜拟好的《戴胜鸟的田园》，换成了《云梦泽的舞会》。小时候，我受命去收拾鸡塒，留存在手上的气味，好几天都如余音绕指，令人尤难忘怀。

2022，08，02，孝感市农四村

# 泰山未游记

徐建融

因为爱读侠义小说和古典诗文，我从小就有四海之心和壮游之志，心中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则是泰山。但由于客观原因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，足迹所及，仅止于杭州、苏州、常熟等上海周边的有限几个地方。诚如苏辙所言“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”，所以不足“以知天地之广大”，胸中的慷慨郁勃之气，亦无所以激发。

1982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后，有一笔可观的考察经费。在导师的规划下，分两次游览了河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北京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的诸多名胜。过去书本上“卧游”的所知所得，纷至沓来地变换成眼见为实，一时豁然开朗，始知天下之巨丽，自然、人文景观之宏富，真有不可穷尽者如此！

1986年参与了王朝闻先生总主编的《中国美术史》课题，考察经费更加丰厚。连续十年，每年暑假都是独自一人，一个挎包，一把水壶，一份文化部的介绍信，自行选择自己想去游览的地点。除贵州、广东、福建、宁夏三省一区之外，大陆凡有古迹遗存之处几乎都跑遍了！

1997年后，我的朋友圈已扩展至各地，此后的旅游便无须公费，只要我有意向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所到之处，都有朋友们热情的接待，所受的待遇，比公费时更加优越便利。

但是，直到60岁之前，居然还没有登上过泰山！

山东是我到得最多的省份之一，途经泰山更是经常之事。自然，山东的朋友比其他各地也只多不少，而且有力者不少。但我当时的想法，就是上泰山实在太容易了，想上可以随时上去；既然机会有的是，那就把机会难得的地方先游掉再说吧！就像借来的书，必须抓紧时间先看掉；自己的书，放着以后再读又何妨呢？这泰山，仿佛就像自己家里的书一样，是一点也用不到急着去攻读的。等到明白登山与读书还是有不同的，却已经悔之晚矣。

不知不觉到了60岁，还没上过泰山，想想应该去登一回了。记得上一年，与几位朋友一起游黄山，除一位年轻的女经理穿着高跟鞋登山如履平地，令我钦佩不已，其他的几位男性，比我年轻得多，却大都气喘吁吁，有两位还躺到竹椅上雇民伕抬着翻山越岭。我虽不及那位女经理潇洒，却远胜这些“青壮年”的男儿。自觉相比于当年攀华山、上峨眉，精力似乎并未有太大的衰减。

但出乎意外的是，拟登泰山的当年4月，先与浦东的几位朋友出差杭州，公事完成之后略有余暇，便一起去登六和塔。我像平常一样，若无其事地健步逐级向上，到了第五层，可能因连续不歇的急步，突然接不上气来，一下子晕厥倒地，把朋友们吓得够呛。赶快背我下塔，准备送医院抢救。我却清醒了过来，除浑身虚脱乏力外，与常人无异。当时并未引起重视，认为不过是一个偶发的意外。

6月，又在安徽朋友的邀请下游览采石矶、太白楼、牛渚山。海拔不过二百多米吧？不料登山未半，又一次突然闭气晕厥！几分钟后清醒如常，赶快回宾馆休息半天，又与无事一样。躺在床上，回想起登六和塔那一幕的旧景重演，不由心生狐疑。那一次是步子走得太急，这一次可是走走停停，边登临、边观景、边聊天而行的啊，怎么会晕过去呢？百思不得其解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便再一次任由它去，依然没有当一回事。

10月，秋高气爽，风日俱佳。便与临沂的朋友约定了过几天去登泰山。朋友不久即回复，说是已与泰安方面的相关人员联系好接待工作并安排好行程。我如约到了临沂，计划先参观当地的诸葛村、孟良崮，两天后再去泰安。在登孟良崮的时候，居然又有多次接气不上的不适感。有了上两次的教训，就再也不敢怠慢，每次不适，赶快躺下休息十来分钟让自己缓过神来。这样，大概有六七次的登登停停，用了几乎半天的时间，才到达海拔不过500米的山顶。这速度，如果在当年兵贵神速的枪林弹雨中，肯定是非吃败仗不可的！所以，摩挲崖壁上的弹洞累累，我心情大减，再也提不起英雄主义的激情来。

回到宾馆，只觉疲惫不堪。回想起谢（稚柳）老以前给我讲过的“岁月不饶人，人是不能不服老”的教诲，不正是孔子所说的“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顺”吗？“知天命”所以斗天之心息、之事止，“耳顺”所以胜人之心息、之事止。“人生易老天难老”，实在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。年轻时身强力壮，所以不知天高地厚，误以为自己有无穷的力量，只要有坚定的意志，没有做不了的事；但岁月终究会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，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尤其是上了年岁，更应该量力而行、急流勇退、息事宁人。许多事情，系年轻人之所能为，老年人就不要再参与了，尤其是登山之类的强烈运动。意志虽然可以战胜困难，但往往是以损伤自己的健康为代价的。方增先先生就对我讲过，他六十岁以后继续坚持登高的锻炼，竟把膝盖骨给损伤了，而且碍难修复。我把这一年的三次登高经历联系起来向朋友解说，决定泰安不去了，泰山不登了。朋友表示完全理解我的决定。

从此，登泰山就成了我永远的一篇“未游记”。

《庄子》说：“生也有涯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”任何人的生涯、精力都是有限的，而客观的世界则是无限的，所以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、什么都拥有。如果条件、能力许可，于不知者当然应求知之、未有者可求拥有；但超出了条件、能力范围，任其不知、未有又如何呢？如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所说：

世之奇伟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……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；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；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（而不至），于人为可讥，而在己为有悔；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，其孰能讥之乎？

或以不知为知之、未有为拥有，如袁宏道在《题陈山人山水卷》中所说：

善琴者不弦，善饮者不醉，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而谷饮。孔子曰：“知者乐水。”必溪涧而后知，是鱼鳖皆哲士也。又曰：“仁者乐山。”必峦壑而后仁，是猿猱皆至德也。唯于胸中之浩浩，与其至气之突兀，足与山水敌，故相遇则深相得；纵终身不遇，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。

王安石和袁宏道这两个人，一个冲动冒进，一个消极逃避，都是我所不太喜欢的，但他们的这两段话却颇得我心。只是于荆公之所说的“无悔”，我还是略有后悔的。所悔的当然不是老年后的无力，而是错过了少年时的有力。所以，难得的事先办，容易的事暂缓，固然不错；但还要考虑的是这件容易的事拖到最后，是不是还有能力去办？而中郎的所论“不遇”得“精神”，又使我联想到苏轼的身在此山却不识真面。有的时候，旁观者确乎是可以比当局者更深得局中三昧的。

虽然，我未能完成少年时的立志，登上泰山绝顶，一览众山而小天下，但通过几十年不懈的“卧游”，读前人的泰山诗文，观今人的泰山影像，泰山的自然、人文景观，律动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，温柔敦厚地一直磅礴在我的心中，如巍巍丰碑，仰之弥高。事实上，未曾游其地而能得其地之形胜者，在古诗文中屡见不鲜。如韩昌黎之于滕王阁、刘禹锡之于石头城、范仲淹之于岳阳楼，当然还有其时未能登上泰山而与泰山之“精神未尝不往来”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望岳》的诗圣杜甫。

那一次，我虽然未能登上泰山，但朋友却临时改变行程，安排我参观当地的“泰山石景园”。景点就建在平邑县金矿区内，数十上百块二三十、四五十平方米的巨型泰山花岗岩，散落地布置在矿区的山壑间。早就听说泰山石的纹理森罗万象，但这里的每一块石壁上，白摧龙骨、黑入太阴地铁画银钩着的，无不是一幅幅苍茫遒迈的泰山松的水墨画！“枝如铁，干如铜，蓬勃旺盛，倔强峥嵘”，“八千里风暴吹不倒，九千个雷霆也难轰”地“挺然屹立傲苍穹”！

如果说，泰山日出，可以使观者开拓“小天下”的万古心胸，而胸中浩浩者，虽未登泰山、未见日出，望岳影亦已沐其辉煌遍照；那么，泰山青松，正可以使观者立定际风云的弘毅精神，而胸中浩浩者，虽未登泰山、未抚屈铁，观石骨亦能得其脉拍振发。

《诗》云：“泰山岩岩”，华夏是瞻！

泰岱图（局部） 潘天寿

# 种 莲

谭 然

家里厨房外面的平台上摆了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花盆，没有什么奇花异草，都是小城里平常人家的普通植物。有十来盆兰草，一大盆映山红，最高的是一株枇杷，还有金银花、栀子花、绣球、竹子、迎春、常春藤、六月雪、蔷薇、菖蒲、腊梅。还有每年要撒籽种的喇叭花、莴笋。喇叭花有紫的、红的、蓝的，种得早在夏初已开，种晚了要等伏天过后，秋凉后再长骨朵。我总觉得站在秋初清晨的微风中，看看藤子上娇嫩摇摆的喇叭花，很是一种享受。这些花开不开随它们，家里人只管浇点水，每年从春到秋，小院里挤满花草，大有绿意，偶尔开一两朵，能让人感到惊喜。

真要说有点期待的是两口缸里种的荷花。荷花我老早想种了，但一直没有机会，十多年前我回到老家常住，初春时节欣欣然去买了两节藕苗，再去西门外横街大皮树下卖窑货的那里挑了两个大瓦盆，回来和泥种藕。清明前后蓄上水，发芽，长叶，到端午节已经长满两盆荷叶了。最大的能长到小洗脸盆那么大，长杆子，夏风里暴雨中随风摇摆，很是入画。搬把椅子坐在廊檐底下，够看半天的。直到刮起秋风，再下一场雨，即使白天太阳再炽烈，早晚的风已开始渐凉，叶子遂慢慢枯萎卷缩，杆子也没有力气支撑，最终倒在雪堆里。

第一年冬天大意了，没想到把瓦盆里的水倒干净，搬到廊檐底下遮盖起来，下过雪，瓦盆被冻实，一开春裂成八瓣，没法再用。我想想还是要种，可是卖窑货的已经歇业，本地花市又没有卖缸的，于是坐车去邻近的省城，买了两口小缸托运回来。缸比瓦盆高多了，蓄水盛泥更合适。清明前翻好缸，端午节又迎来两缸荷叶，从卷芯冒出水面，到完全展开在风中摇曳，碧绿肥厚的叶子十足可观。足足看了三个月的荷叶，一朵花也没长出来，当然我还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，此后每年初春我都给荷花翻缸，也学着弄不同的泥，上点肥料，叶子依旧碧绿肥厚，风雨中依旧可观，然而并没有花。

听朋友说，荷花需要大量的光照，想让它开花，必须达到每天六个小时以上的日照。很遗憾，我家这个小院子朝北，夏天只有早中晚各有一段时间可以晒一会，其他时间都处于高楼的阴影里。渐渐地我也习惯于看叶子，每天走到厨房，往窗外瞥上一眼，高高挺拔的荷叶在一堆花草中分外亮眼，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周敦颐写的句子，确实是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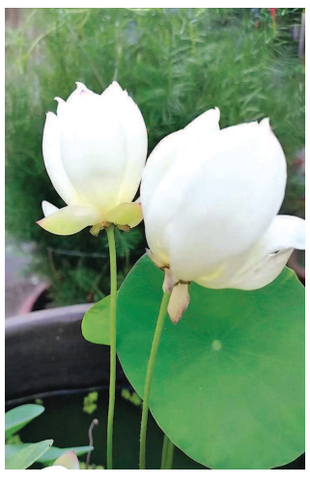
细读《爱莲说》会发现，短短的几句文章，并没有出现什么具体描写花朵的词汇，却很传神。有时候叶子长得太多，上面的压住下面的，挤在一起张不开，随手剪几枝插在花瓶里，瓶荷最多能熬过一夜，第二天便耷拉下来。于是再去剪几枝，感觉两缸荷叶永远剪不完。

这样过了五六年，直到有一年春天，我翻缸发现泥里的藕不是那种结结实实的了，捏在手里有点软，不如往年健壮。但是节上冒有藕芽，我如法种了下去，不料那年奇冷，倒春寒厉害，等回暖以后，等了许久，这两缸藕再也没有长出叶子。我把泥扒开一看，藕节发黑变质，已经有点腐败了。这一年没有看到荷叶，只剩下几条锦鲤，在水里钻来钻去。缸里还有一大片浮萍，最热的时候，头天捞出大半，剩下零零星星一点，隔夜能长满一缸，密密麻麻漂在水上也很好看。

我在犹豫要不要种荷花了，虽然种了并不开，但是缸空着也没意思，光养浮萍，水草，螺蛳，好像总觉得差点什么。又一个冬天过去，疫情开始，过完春节被关在家里出不去，大好春光尽被辜负，到了能出门走动的时候，我想把小缸收拾收拾，准备再种一次荷花。这次是在网上买了两节藕苗，寄来一看，每根有小指头大小，白嫩极了。说是碗莲的一个新品种，光照不需要太多。种下之后，既有点期待，又不敢太过奢望，不知道会不会开花，只能静静等着一个新的夏天早日来临。

疫情时起时伏，出门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在家侍弄花草的时间就多了。天气转暖，变热，缸里的荷叶陆续长出来，比之前的荷叶要小很多，只有碗口那么大，杆子也细，下一阵暴雨被打得东倒西歪，有的太纤柔，便漂在水面上，颇有“莲叶何田田”之致。农历六月前后，有几个火柴头一样的花苞从泥里钻出来，几天工夫已经初露端倪，花苞脱去外面一层衣子，粉嫩微带淡绿，另一种则稍有点粉红。花朵打开是重瓣的，很像传统的千瓣莲，但是花形不如千瓣莲饱满，外层的莲瓣最好看，越往里花瓣越细碎，完全不像荷花，有点像芍药（如图）。开两三天经风一吹便纷纷落下，从第一朵起，陆续开了近两个月，花一朵接一朵地开，结出小莲蓬有黄豆大，两三颗莲子挤在里面，鼓鼓囊囊的，嫩绿可爱。我想等秋天成熟时也许能收几颗袖珍种子，即便不用种，留着玩玩也挺好。没想到最后枯萎时莲蓬成了空壳，里面的莲子完全干瘪了。第二年我找了两个瓷罐子，是家里过去装糖装猪油的那种，和大号汤碗差不多，尝试着种了两盆，荷叶抽芽后便浸入到水缸里。等到含苞待放再拿出来，把罐子外面擦洗干净，摆在案头，花叶交错掩映，俨然一座小盆景。看书写字之余，抬头瞻望，满心清凉。

以前读过前人写的有关碗莲的文献，也看过图画和照片，曾经生出过很多想象和向往，直到有一天真正把碗莲种出来，居然耗时数年之久。荷花原本在文化里有许多象征，此时并不一定能想起来什么，文字的描述已经不太重要了。尤其是春夏那短短几个月，从把藕种下去，等着下雨，天热，到盼着长叶，开花。观其生机，日有所变，虽然没有经历什么苦，但是那一丝甘却是回味而悠长的。



笔会 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